

《诗经》漫话

SHI
JING
MAN
HUA



程俊英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《诗经》漫谈

程
俊
英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文艺知识丛书

责任编辑：郝铭鉴

封面设计：朱展程

文艺知识丛书

《诗 经》漫 话

程 俊 英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4 字数 99,000

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7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400 定价：(软精) 0.63元

编辑前言

“文艺知识丛书”是一套普及性的读物，以高等院校文科学生、中学语文教师和广大文艺爱好者为阅读对象。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，主要是想为读者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、阅读中外文学史和文艺作品，提供一些辅助材料。

丛书的内容包括文艺的基本原理和常识、中国古典文学、现代文学、当代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等方面。在编写工作中，力求能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针，对文艺科学中的各种理论问题，对中外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、作品、文艺思潮和流派，进行科学的介绍和分析；丛书的具体写法，提倡百花齐放，不拘一格，文字尽可能生动活泼、深入浅出。

《诗经》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。程俊英同

志的《〈诗经〉漫话》，介绍了关于《诗经》的基本知识，分析了《诗经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，并从史的角度，论述了《诗经》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源远流长的影响，勾画了二千多年来《诗经》研究的发展概貌。全书纵横谈论，并能突出重点；既以介绍知识为主，又注意对引用的作品作言简意赅的分析；广泛引证古今百家之说，同时不忘提出作者自己的独到见解。这是一部着眼于普及也有助于提高的古典文学知识读物。

编辑这套丛书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是一个新的尝试，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们能提出宝贵的意见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八月



目 次

一 小引	[1]
二 从《诗经》的 ABC 谈起	[3]
三 众多的诗人, 漫长的 年代, 广袤的地域	[16]
四 采诗说、删诗说和 《诗经》的形成	[30]
五 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	[41]
六 《诗经》中的赋、比、兴	[108]
七 复叠、对偶、夸张及其他	[141]
八 中国文学的光辉源头	[169]
九 二千多年来对《诗经》 的研究	[202]

一 小 引

我国文学，远在虞夏殷商时代就已萌芽，至今还保存的，有神话传说，有甲骨文字，有《易经》中的爻辞，有《书经》中的文告。那时文字少，字体不统一，语法简单，词汇多半是单音的，读起来佶屈聱牙。用比较丰富而统一的语言记录写作，是从周代开始的。而中国文学光辉灿烂的第一页，便是《诗经》。梁启超说：“现存先秦古籍，真赝杂糅，几乎无一书无问题；其真金美玉、字字可信者，《诗经》其首也。”^①这一段话，说明作为我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，《诗经》是完全真实可信的；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《诗经》是真金美玉，是古代艺术宝库中闪闪发光的一串串的明珠。《诗经》真

^① 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》。

实地反映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几百年的周代社会现实，它展示了勤劳而智慧的广大人民群众，以及统治阶级中一些被压抑的人物的一幅幅美丽生动的生活画卷，真正当得起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，祖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比兴艺术手法的起点。

从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看，《诗经》中的诗体是古代诗歌的第一种比较成熟的诗体。王国维说：“四言敝而有《楚辞》，《楚辞》敝而有五言，五言敝而有七言，古诗敝而有律绝，律绝敝而有词。”^①我国古典诗歌的样式有四言、骚体、五七言古近体诗及句式长短不齐的词、曲，而《诗经》中的四言体是最早的一种样式；它为人民所创造，嗣后为一些乐师所加工，文人所学习，并有所发展。从文艺的继承与发展的辩证规律来看，各种诗体是互相继承、彼此交替的。可以这样说，没有《诗经》，就不可能发展为后来的骚体、五七言诗、词、曲等，这是为我国的长期的文学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了的。因此，我们要了解祖国的古典诗歌，必须从《诗经》开始。

^① 《人间词话》。

二 从《诗经》的 ABC 谈起

《诗经》的时代离现在已经二千五百多年了,关于《诗经》的一些常识,到今天似乎都已经是很专门的知识。正如学习英语须从 ABC 开始读起一样,有兴趣欣赏或者研究《诗经》的同志们,不妨也从了解《诗经》的 ABC 入手,踏着这几级台阶步入诗的殿堂。

《诗经》最初并不叫《诗经》。在孔子的时代,《诗经》有两个名称:一个是简称为《诗》,《论语》说:“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。”“《诗》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……”另一个称为《诗三百》,这是因为《诗经》共三百零五篇,称名时便举一个整数。《论语》说:“《诗三百》,一言以蔽之,曰思无邪。”“诵《诗三百》,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,虽多,亦奚以为?”到了汉代,又有两个名称:一个是

《诗三百篇》，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说：“《诗三百篇》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这不过是在《诗三百》下，加一个“篇”字罢了。一个是《诗经》，“经”本来是线的名称，许慎《说文》说：“经，织纵丝也。”这是“经”字的本义。古人用刀当笔，用竹片当纸；文字刻在竹片上的叫做“简”，编连几个竹简在一起的叫做“册”。用什么东西去编连它呢？用经，“经”是“册”的一种材料，因此古人就用“经”字代表“书籍”的通名。《庄子·天运篇》说：“丘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”，《荀子·劝学篇》说：“学恶乎始？恶乎终？曰：其数则始乎诵经，终乎读礼。”庄子所说的“六经”，就是“六种书”的意思。荀子所说的“诵经”，就是“读书”的意思。汉代“经”字的含义扩大了，作为“常法”用，班固《白虎通》说：“经，常也，法也。”这是引申义。汉武帝时，罢黜百家学说，单独提倡儒术，认为孔子整理过的书，可以为人们常法，尊它为经；借以宣扬封建教化，加强思想统治，巩固政权。并设立“五经博士”的专门官职，确定《诗经》的名称。后人就这样沿用下来了。《诗经》又称为《毛诗》，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，汉时保存、研究《诗经》的有鲁、齐、韩、

毛四家。鲁人申培公传《鲁诗》，齐人轅固生传《齐诗》，燕人韩婴传《韩诗》，毛亨、毛萸传《毛诗》。前三家诗都先后失传，只存《韩诗外传》。我们现在读的《诗经》，是毛公传下来的，毛亨作诗注，叫做《毛诗故训传》，所以后人又称《诗经》为《毛诗》。（关于四家诗留待最后一章详述）

古代诗歌原来没有题目，到写定整理以后，才加上题名的。题名多半从诗句中摘取：选取诗第一句里一个字做题目的，如《氓》、《绵》。选取二字的，如《关雎》、《生民》。选取第一章全句的，如《叔于田》、《维天之命》。有的从一章中摘取二字的，如《汉广》、《褰裳》。有的摘取诗中不相关联的两个字联合为题的，如《韩奕》、《召旻》。至于不从诗句中摘取而另加上篇名的，为数极少，如《雨无正》、《酌》。因此，《诗经》里的篇名有些是相同的，如《扬之水》、《羔羊》有三篇，《柏舟》、《谷风》有两篇。

《诗经》里的作品是按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三部分来编排的，各部分的篇数是这样的：

《风》有十五国风：《周南》十一篇，《召南》十四篇，《邶风》十九篇，《鄘风》十篇，《卫风》十篇，《王风》十篇，《郑风》二十一篇，《齐风》十一篇，

《魏风》七篇，《唐风》十二篇，《秦风》十篇，《陈风》十篇，《桧风》四篇，《曹风》四篇，《豳风》七篇。共计一百六十篇。

《雅》、《颂》两部分诗，以十篇为一组，用这一组的第一篇诗命名，如《小雅》从《鹿鸣》到《南陔》十篇，称为《鹿鸣之什》。不够十篇的就不立什，如《鲁颂》、《商颂》。零数的诗，便包含在最后的什内，如《荡之什》就有十一篇。《雅》分为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，《小雅》八十篇（内含有目无辞的“笙诗”六篇^①，实际上是七十四篇），《大雅》三十一篇。《二雅》共计一百一十一篇（实际上是一百零五篇）。

《颂》分为《周颂》、《鲁颂》、《商颂》。《周颂》三十一篇，《鲁颂》四篇，《商颂》五篇。《三颂》共计四十篇。

全部《诗经》共计三百零五篇。

那么，什么叫做风、雅、颂呢？古人为什么要用这种标准来为《诗经》分类呢？这个问题，

① 这六篇“笙诗”的题名是：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、《华黍》、《由庚》、《崇丘》、《由仪》。旧说认为“笙诗”是用笙的乐器来伴奏的诗，原来是有辞的，后来失传了。朱熹不信此说，认为它们原来有声无辞，是笙乐的名字，在唱诗的时候，插入吹奏。时代久远，史缺旁证，至今还没有定论。

汉以来的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。有的认为风、雅、颂代表诗歌的不同作用，风能起讽刺、教化的作用，用曲折、机巧的方法来进行劝谏；雅是“正”的意思，用正言来述说政治的废兴；颂是“容”的意思，用歌舞来形容周王的“盛德”，并告诉神明。^①也有的认为风、雅、颂代表作者的不同阶级和诗篇的不同内容。风的作者是一般老百姓，内容是男女言情之作；雅、颂的作者是上层人物，内容是描写朝廷宴飨和郊庙的祭歌。^②经过一千多年的纷争、探索和近代一些学者的研究，逐渐证明以上这两种说法都不符合风、雅、颂的本义和《诗经》分类的原意；正确的答案应该是：风、雅、颂都是乐调名，《诗经》的分类是以音乐为标准的。

宋代的郑樵在《六经奥论》中说：“风土之音曰风，朝廷之音曰雅，宗庙之音曰颂。”风，就是“土调”的意思。《大雅·崧高》说：“吉甫作诵，其诗孔硕，其风肆好。”朱熹注：“风，声。”这三句的大意是：尹吉甫作一首歌，他诗的内容意义很伟大，它的土调儿极好听。《左传》鲁成公九年

① 参见《诗大序》。

② 参见朱熹《诗集传》。

说：“锺仪操南音”，范文子称赞他：“乐操土风，不忘旧也。”按范文子所说的“土风”，即指“南音”而言，称赞锺仪弹奏自己乡土的乐调。《山海经》说：“太子长琴，始作乐风。”郭璞注：“风，曲也。”由此可见，古人所谓“风”，多是指声调说的。郑风，就是郑国的调儿；齐风，就是齐国的调儿；都是用地方乐调歌唱的诗歌。好象现在的申曲、昆腔、绍兴调一样，它们都是带有地方色采的声调。十五国风，就是十五个不同地方的乐调。

雅，是秦地的乐调。周、秦同地，在今陕西。周的都城在陕西省西安西南，古代叫做“镐”。这地方的乐调，被称为中原正声。按“雅”字《说文》作“鸦”，鸦和乌古同声，乌乌是秦调的特殊声音，所以称周首都的乐调为雅，^①好象现在人叫北京的乐调为“京调”，叫用京调歌唱的戏为“京戏”一样。《左传》鲁昭公二十年说：“天子之乐曰雅。”风、雅的区别，好象现在俗调和京调的区别一样。

雅乐又有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的分别，朱熹说：“小雅，燕飧之乐也；大雅，朝会之乐。”惠周惕

^① 据章炳麟《太炎文录初编·大雅小雅说》。

《诗说》说：“大、小二雅，当以音乐别之，不以政之大小论也，如律有大、小吕。”余冠英同志《诗经选》说：“可能原来只有一种雅乐，无所谓大小，后来有新的雅乐产生，便叫旧的为大雅，新的为小雅。”以上三说，都没有什么确证；所以，到现在为止，关于大小二雅的区别，还没有得到圆满可信的解释，但它们属于音乐性质的区别是没有疑问的。

颂，古代就是“容”字，阮元翻作“样子”^①，即“表演”的意思。颂不但配合乐器，用皇家的声调歌唱，而且带有扮演、舞蹈的艺术。它和风、雅不同，风雅只清唱，歌辞有韵，声音短促，迭章复唱。颂诗多无韵，由于配合舞步，声音缓慢，多不分章，这就是颂乐的特点。^②

还有人提出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的“南”和雅、颂都是古代乐器的名字。郭沫若《甲骨文字研究·释南》说：“可知卜辞之‘八南九南’或‘一羊一南’，实即‘八铃九铃’或‘一羊一铃’，《小雅》之

① 阮元《研经室集·释颂》说：“颂字即‘容’字也，故《说文》‘颂，貌也’。……容、养、羹一声之转，……所谓商颂、周颂、鲁颂者，若曰商之样子，周之样子，鲁之样子而已。……《三颂》各章，皆是舞容，故称为‘颂’。若元以后戏曲，歌者舞者与乐器全动作也。”

② 从王国维《观堂集林·说周颂》说。

‘以雅以南’，《文王世子》之‘胥鼓南’，实即‘以雅以铃’，‘胥鼓铃’也。”郭先生的意见，认为甲骨文的“南”字，是象形字，象铃形状的一种乐器。这是很有可能的。章太炎《大雅小雅说》说：“郑司农注《笙师》曰：‘雅状如漆箛而弇口，大二围，长五尺六寸，以羊韦鞞之，有两组疏画。’”另外《三才图会》里也有“雅”的图样。雅确实是古代一种乐器的名字，章说也是可信的。张西堂《诗经六论》说：“从文字通假上来看，古字‘颂’、‘镛’通用。《仪礼·大射仪》‘颂磬东西’注：‘西方钟磬谓之颂，古文颂为庸。’《周礼·眡瞭》‘击颂磬笙磬’注：‘颂或作庸。’《书》‘笙镛以间’，正作‘镛’。”张先生的意思，颂字古时候与庸字通用，庸即镛，是一种奏乐用的大钟，就是《大雅·灵台》“贲鼓维镛”的镛。这是一种新的见解，介绍给大家作个参考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即便南、雅、颂都是古代乐器的名字，到了编辑《诗经》的时候，这些乐器名字已经都演变为乐调名字了。郭沫若说：“《诗》之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、《大小雅》，揆其初当以乐器之名，孳乳为曲调之名，犹今人之言大鼓、花鼓、鱼琴、筒板、梆子、滩簧耳。”这个意见是很精辟的。

风、雅、颂虽以音乐分，但风既是地方的乐调，其配合的歌词，多半是里巷歌谣言情之作，既是民歌，当然会反映人民的生活思想内容与其艺术特点。风诗亦有贵族作品，它流传于民间，得到了人民的广泛传诵和批准。《小雅》中也有民歌，如《谷风》、《采薇》，它可能产生于陕西的郊区，用该地的调子歌唱的，故列入《雅》中。《颂》则全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之作。所以《诗经》虽以音乐分类，但这种分类是和诗歌的思想、艺术密切相关的。

此外，在这里还要介绍一些与《诗经》有关的名词，这些名词在以往研究《诗经》的著作中是随处可见的。

诗之六义：风、雅、颂都是从音乐上得名的，古代的《诗经》整理、编订者们即按此标准将诗篇分类，于是这三种乐调便成为《诗经》中三种不同的体裁。另外，《诗经》还有三种杰出的艺术表现手法叫赋、比、兴，《毛序》将风、雅、颂、赋、比、兴放在一起，统称为诗之“六义”。

四诗：有人主张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是独立的部分，不能算在《风》里，应该和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并列，叫做“四诗”。倡《二南》独立的，开始于北宋